

四書箋義續補遺

一



義 笈 書 四

補續 遺補

(一)

撰 惠 趙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本館據守山閣叢
書本影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四書箋義敘

聖道散而爲言猶元氣散而爲物未嘗一日不燦然穹壤間
惟閉蟄於冬晦冥於夜則不能有見秦滅學滅捐經學者如
窮冬厚夜有目無睹千五百餘年而五星聚奎大儒繼作冬
復春夜復旦然後萬物形形色色元氣之燦然者復著善觀
物者觀此足矣或者又欲出新意立異說如小兒強解事嗚
呼何不生嘉祐前斯道閉蟄晦冥之際人孰得而知之余病
此久矣故有以說經售于時者輒俛弗敢眡非弗眡也以爲
天下無二道則聖人必無兩心辭不待贅也友人鐵峯趙君
應雅是余言一日迺以所輯四書箋義示余閱未及竟共而
曰是非余所病者頃辱教胄子諸生持一編書曰語孟旁通

余愛之令孰復曰是能羽翼傳註毋忽今君所箋甚似而理趣過之遠甚殆所謂無是書則是理有闕然者豈妄售經說者比乎雖然散在萬物元氣之迹爾執一物以議元氣不可也學者能因迹以求其心則精粗小大孰非一貫之妙哉不然程夫子玩物喪志之言不可不懼泰定改元之歲龍首甲子陽午承務郎江西等處傳學提舉眉山劉有慶拜手書于箋義篇端

韓文公嘗謂儀禮難讀以其於六經中爲難讀也余謂六經無難讀惟四書爲難讀耳彼尋行較墨而書自書人自人者勿論有能虛心涵泳切已省察知聖人之所以爲聖而吾之所以未至於聖人者精思而求之至於浹洽貫通真履實踐

對是書而不愧怍者而後謂之善讀則四書之難讀豈不信耶而讀集註者於其制度器數之本末經史子集之事實羣公先儒之格言有一事之不知一語之未解若無大相害也然讀之之際不免於凝滯之患則亦善讀者之累也是難讀之外又有難讀者焉新吳鐵峯趙先生嘗以其難而爲憂也於是卽凡集註之所援引皆箋釋於其下俾讀集註者開卷瞭然無復疑滯而何難讀之有哉余讀書於肖堂陳氏館知先生之用力者二十年然止欲以課兒則先生之心亦狹矣有能鉉諸梓以公諸天下則豈徒讀者之幸亦述者之幸也泰定乙丑仲春承事郎吉安路同知太和州事曾翰謹書

讀書之法必先通訓詁曉文義而後可以通聖人之意譬如

沂大江必涉其流而後可以達其源也四書至文公盡矣無用更加註脚然其書中凡所引援證據或有攷於註疏音義或有取於名物度數務從簡明不復該載讀者猶或病之南昌鐵峯趙君博學多聞授徒之暇遂蒐輯經傳子史百家之書作爲箋義鉤元提要本末具備要皆羽翼文公之說非有異於文公也趙君之用心亦勤矣且是編一出使家素乏書者得之則免借癡之誚牙籤富蓄者得之則免檢閱之勞其有益於學者亦多矣雖然趙君之箋是書蓋欲學者由是而知文公之說由是而通聖人之意而深造聖人之道非務爲博洽而已苟惟用心於枝葉而不究其本則先儒買櫝還珠之說可不戒哉而亦非趙君箋書之意也泰定元年甲子九

月望將仕郎撫州路崇仁縣丞番陽李粲拜手書

四書箋義者箋章句集註之義也余嘗陳四書几間有叩之
曰子習紫陽之說乎曰然迺曰大學敘云王宮國都以及閭
巷莫不有學王宮之學何所考盤銘或問引刀劒戶牖等銘
見於禮書者何云余則瞿然未知所對或又曰陸續母斷慈
必寸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請語其事則語焉不詳吁此夷
時鹵莽其學而又患在芸人其困宜矣知困然後能自強則
猶可也於是溫繹前傳采摭凡要因其言以求所本考其異
以訂所疑彙箋成帙因以課兒且戒之曰朱子所釋蓋羣經
子史之義皆有焉苟以四書急決科利而他書置所未暇則
凡昧於傳註者不特失其所未暇遂并所急失之矣然明辯
必由博學是箋也膚譎豈能畢通之後有同志補輯遺闕刪

正繆戾斯文厚幸乎哉致和戊辰夏五拙豫章後學趙惠序
一庸學章句或問及論孟集註凡所引之事所援之語必究其所本而各箋諸下方非敢臆爲之說中間若有可疑者如八佾之羽數射不主皮之曰鵠麻冕之爲緇布冠之類則又證以它書及先儒之論庶可參互考訂非以立異也間有未詳者則闕之若夫義理之釋則往哲言之詳矣奚庸贅辭

一朱子曰學問須以大學爲先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今是書之編次亦然庶學之有序而不失朱子教人之意
一箋義所欲引證參以纂疏及集成之所有者茲不復出一書坊所刊四書庸學皆有朱子序文獨語孟闕焉今觀

朱子文集內有論孟集義序一篇蓋發明二書大旨而刊本不載今揭諸論語之前庶四書之序成一家也箋義之後繼以附錄者蓋采取它經與四書經文之同者而類證之庶得以曲暢而旁通也或它論有可以補益者亦因而附之故曰附錄

一四書之學必先觀註疏而後知朱子發明理學之精然如中庸疏中氣稟之說亦與宋儒相表裏木神仁金神義等語朱子亦謂康成非苟言衛氏禮記集說云嘗讀朱文公中庸章句以戒謹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爲兩事剖析精詣前所未有今觀鄭註已具斯旨余又觀魏文靖公渠陽集蓋亦有是言

此又不可不考也吾黨之士淳熙已酉前悉守古註或業疏義及纂疏出而與註疏並行今以專門決科則初學者有不知註疏爲某某矣又安知有以水爲信者哉朱子論孟序云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今詳考纂疏集成二書亦多有引註疏之文今故稗輯其所未引而可備參訂者名曰四書註疏纂要各附於每篇之末明六家之說

鄭康成孔穎達何晏邢昺趙岐孫奭

所以繼朱子

之志云

論孟集義序

文公大全集有論孟集義序一篇而纂疏不刊今揭諸
論語之前庶與中庸大學序爲一家不啻如泉阿之始
合也

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爲之說者蓋已百有
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溺
於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義其驚於高遠者則又支離
踳駁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
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
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
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

又可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閒嘗蒐輯條疏以附於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與其有得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若范氏名祖禹字淳夫二呂氏希哲字原明大臨字與叔謝氏良佐字顯道游氏酢字定夫楊氏時字中立侯氏仲良字師聖尹氏焞明彦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集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書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皆體驗充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夫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

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傳也歟若張公之於先生

如橫渠之於二程

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爲孔氏之顏曾今錄其言非敢以爲無少異於先生而悉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旣同則其淺深疎密毫釐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末分醇醪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凡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一二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